

# 白云山登高

陈世旭



冬日，去白云山登高。

白云山在广州市北，几十座山峰簇集，主峰摩星岭，海拔不过400米，是广州最高的山峰，浮在城市高楼汹涌澎湃的浪涛上面。

旅游宣传沿着通行的模式：白云山早在广州建城之前的远古就闻名于世，战国名士出入，晋朝道士炼丹，南梁禅师建庙，唐朝就是旅游胜地，宋代以来历次评选出的“羊城八景”中有“景泰归僧、蒲涧濂泉、白云晚望、白云松涛、云山叠翠”，云云。

然而，天下名山，何山无云、无泉、无松、无叠翠、乃至无僧？

广州真正以恢弘壮阔的气势进入世界视野，是近现代的事件。至今，广州五次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位；广州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居中国前三；微信、唯品会、YY语音、酷狗音乐、网易、UC浏览器等互联网企业超过3000家。10年前，广州就有百米以上摩天大楼近300座，仅次于港深。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三，2016年统计的人口增量已居中国第一，联合国报告的广州人类发展指数居中国第一。

即便如此，以我客居十余年的经验，广州并没有失去生活化、自然化乃至市井化的世俗韵致。

广州始建于公元前214年。商代称“南越”，周代称“百粤”，《汉书》称“南粤”。古民在番禺山和禺山，筑“袁四里”小城，是最早的广州城。

城市传说的主角是最朴实的羊和

## 我的农场梦

老 木（捷克）

30年前，我作为那时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本科课程毕业生，成为中国农科院气象所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副总，工资待遇超过一级教授。无论是学历还是待遇，自己对8年多的奋斗成果基本满意，感觉前途一片光明。

一个偶然的出国机会，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。天知道我为什么会毅然放下当年手中被人羡慕的一切，一头扎到前途未卜的洋插队行列中。

当年我初中毕业后没上学。于是做过泥瓦匠小工、铸造工，当了两年汽车修理钳工学徒，会看机械制图，会电焊，会开和简单修理多种汽车。在部队，学会修理收音机，不但打枪准，还在军队两用人才培训时学过厨师手艺。到了中国农科院又学了储藏保鲜，做储藏研究时，学会了修理冷冻机……感觉自己一身本事到哪里都能成功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是真，喜事多了易生狂也不假。一时间觉得有机会出国闯天下，肯定能凭两只手给孩子和家人奋斗出一个亮堂堂的未来。

我请那个年代里，像我这样赤手空拳去国外打拼的人，大抵上都有这样的想法。这大概是经过上山下乡艰苦锻炼的一代人特有的拼劲儿。

出国办农场的理想是美好而丰满的。而出国后的摆地摊儿、当大厨、跑市场的生活却是艰苦骨感的……

虽然跑市场一天的收入是国内一

个月工资的二十几倍(那时国内每月20美元不到，来这里后，开车出去一天赚个三四百美元不是难事)，工作的辛苦看在收入的份上可以不计较，但社会地位低下的被歧视感，总是挥之不去。比如政府工作人员冷漠，警察没事找茬，本土人表现出的优越感……唯一能给自己安慰的是可怜的：反正我比你有钱。

直到如今，邻里熟了，有了许多捷克好朋友。但只要你在人群中仔细揣摩，那种文化的差异，总是隔膜于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。

好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，日用商品奇缺，大凡从中国卖出来的货，多少都能赚钱。先前在秀水、动物园市场骑三轮摆摊儿的小买卖人，到了这边不久就能换了4个轮子的汽车跑市场、雇捷克员工、做“国际贸易”了。我跌跌撞撞地在到了捷克14个月后，也成了租房族、发集装箱的进口商，如愿走上了做生意赚钱办农场计划中的道路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捷克华人的生意虽好做，但危险很大。每当在国外遇到了困难，我常会暗自假设：我若是不出国，留在国内，律师事务所早该办起来了。天天都行走在高层次的工作领域，安全、自信、荣耀……

就这样时而兴奋满足，时而懊恼后悔，浑浑噩噩地一眨眼间，20年就过去了。那些暗暗后悔的心思虽从来

没人人说过，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。可在人面前，又会总是一派自信满满的样子：我出国出对了。

其实，人总是“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”。选择与面对都由自己决定。恐怕很多人都会与我一样，把暗自的后悔和某些没能实现的假设都深藏在额头的皱纹里。

应该说我们是幸运的。到捷克的第三年，我们就在布拉格东郊四十几公里处买了一处地处长子头有7亩地的农舍。

随后，有了钱就买房子置地，借机把自家旁边的小农场也盘了过来。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拥有360多亩地的捷克华人最大的地主。

没想到，我们的梦想会因为捷克加入申根、收紧移民政策，被毫不留情地掐断。不但没办成农场，我们还狠狠赔了一笔。

后来，我们索性把大部分土地卖掉，只留下农场，出租部分房产维持生计。从此，告别生意的江湖。从一个胸怀大志的“理想主义者”，变成放下梦想、营租度日的农场主。

租户彼得一家，租了我们的大车房住。有一天彼得媳妇问我：先生，车房旁边长草的空地能不能让我们养羊？一句话又勾起了我的农场梦。

如今，彼得夫妇男的在车间修拖

拉机，女的在旁边地里养羊、牛、鸡、鹅，二人还在我家水塘里养了鱼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在我退休5年之后，农场梦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实现了。

喝着茶，读着书，听牛哞羊咩、鸡鸣狗叫，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安逸轻松。出门走走，看着它们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吃草、踱步，见深入水面的垂柳丝旁鱼儿泛起调皮的涟漪，信步在朝霞暮霭、光影色彩变幻的微风里，会感到温暖又沉甸甸的踏实和满足。内心这样愉悦恬静、云淡风轻，岂是大富大贵、奢侈豪华能换来的？

去年底，我在国内订购了一部四驱八档、40匹马力的拖拉机，年初到货。彼得夫妇帮着卸车组装，赞不绝口。除了赞扬中国拖拉机的结构设计比这边的更便于修理之外，更惊讶于我给拖拉机配备了犁铧、旋耕、割草，挖掘加铲车功能的“辅具”，一机多能……

这天试车耕地，拖拉机四驱动力强大，令人满意。我算它割草需要多少时间时，无意间发现我家那块地和农场这块地连在一起是两公顷多一点——恰恰30亩！

开着“铁牛”耕着脚下的土地，我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旁边的彼得憨憨地跟着笑，其实他不知道，我心里暗自发笑的是——小时候听说过“30亩地一头牛”，混了一辈子，竟然真是30亩地一头牛……



## 我爱北方的雪

王明晓

家迅速奔向抗震救灾一线，那倒塌的房屋，逝去的生命，断肢的伤员，悲伤的哭泣，使我们感到心痛。在紧张地现场救治伤员后，我们的工作地点转移到绵阳市灾区安置点，这里集中了灾情最严重的4个县1500余名无家可归的灾民和3000余名搭建简易房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。由于地震带来的躯体和心理的创伤，白天帐篷里一片寂静，晚上，一些儿童睡梦中的惊叫划破寂静的夜空，在没有电的环境下更使人觉得气氛凝重！我带领医疗队员到一个个帐篷中巡诊，跟灾民热情地沟通，认真地治疗，免费送上我们自带的药品，遇到小朋友，还要送上一些火腿肠、咸鸭蛋，没几天我们就成了他

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亲人。灾民之中，我们挑选了10个失去双亲的高考学子，答应为他们负担每年应交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毕业，并承诺1年后即2009年的冬天再来看望他们并进行义诊……

转眼一年多过去了，临近年关，一个瑞雪飘飘的日子，我带医疗队又一次如约而来。我们看到了来自全国援川的基建队伍和热火朝天的建筑场面。我们深入灾区再次义诊，受到当地政府亲人般的接待，我们为当地的小学送去了书、书包和现金，我们来到地震中几乎全军覆没的北川医院，虽然医院原址废墟尚未清理结束，但在其旁边不远的地方，一个以钢筋构建能抗9级地震的病房框架已经出现，我

们供养的10名大学生也已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他们青春的脸庞洋溢着对明天的期望，也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

腊月二十八，我们看到，一个震灾十分严重的羌族村寨已经完全修复，在洋洋洒洒的雪花中，当地群众跳起了少数民族舞蹈，看到这载歌载舞动人的场面，我内心涌起一股热流，面对如此大灾，只有中国人民，才能这么快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！瑞雪兆丰年，多难兴邦，来年，四川又是一个丰收年景！此时洁白的雪花，好似对逝者的悼念，也预示着幸福的未来……

“爷爷，咱们打雪仗去！”3岁的孙子已经戴上手套、小皮帽，穿好羽绒服，全副武装地招呼我，一下子拉回了我的思绪。“走！”我立即兴奋起来，我坚信冬日雪的积累，必将化为春天的消融，夏天的收获！所以我期待着观赏雪后祖国多娇的河山，我仿佛听到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阔步向前的隆隆脚步！我仿佛看到瑞雪兆丰年的2021年，人民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展现出的飒爽英姿！

2020年8月25日，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。河南省鲁山县尧山广场上，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，19对贫困户新人幸福牵手，喜结连理。

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。洁白的婚纱，笔挺的礼服，在秋阳的映照下，绚丽夺目。一对对新人走过鹊桥，缓步红地毯，踏上“搭鹊桥、促脱贫、奔小康”的喜庆舞台。绽放的礼花、放飞的多彩气球见证着他们的浪漫和幸福。县委书记杨英锋把烫红结婚证逐一送到他们手中。在场的上千名扶贫干部、亲朋好友鼓掌喝彩，分享他们的甜蜜与快乐。

吉祥的花瓣雨纷纷落下，新人乘车来到鲁峰山。鲁峰山是牛郎织女文化的发祥地，2019年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。新人们在这美妙的爱情圣地，参观七夕民俗展览，品尝七巧圣果，共结同心锁。

扶贫扶智，脱贫脱单。为贫困户隆重办集体婚礼，是鲁山县脱贫攻坚的新举措，实现了贫困户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的双落实。

◎ 纪实  
特殊婚礼  
叶剑秀

豫西鲁山县，七山一水二分田，自古山高地僻，百姓生活艰难，是一个集深山区、水库淹没区和革命老区于一体的特困地区重点县。县域面积2432平方公里，人口97万，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84个，贫困人口40804户142923人。经过近几年各级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努力，今年2月底，鲁山县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。脱贫后的农户生活现状究竟如何？

4月初，杨英锋深入山区的赵村镇闫庄村考察。半天走访5户村民，其中有两户单身，这种现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返回县城的路上，杨英锋心情沉重：百姓脱贫，吃住不愁，生活改观，守着一个清冷的家，谈何幸福？

回到办公室，杨英锋第一件事就是电话约见民政局长：民政局要以最快的速度，梳理出全县贫困户中30岁以上、60岁以下的单身男女数字。几天后，数字报到书记案头：贫困户单身男3500余人，女700余人。杨英锋长长地叹口气。

县妇联主席盛彩虹被约请到了书记办公室。

杨英锋叹道：精准扶贫要做到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，要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，让全县单身男女在脱贫的基础上脱单。这种局面不改变，我们的扶贫工作就没有到位。

盛彩虹感到有压力：妇联就那么几个人，工作量很大，又没人做过，无章可循，怕是有难度啊。

杨英锋拉开家常：我们就是要做别人没做过的。有难度也要做。我们常说贫困户是我们的亲人，这件事你们做好了，到时候我请你们吃喜糖、喝喜酒。

当天，杨英锋向县委领导班子通报了全县这种局面和工作构想：鲁山是牛郎织女文化之乡，历史悠久，具有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原生性，遗址留存完好，民风民俗醇厚。多年来，我们举办了十几届“鲁山七夕节”文化活动，包括山歌会、民俗展演、相亲交友等七夕民俗系列活动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搞一次“搭鹊桥、促脱贫、奔小康”大型活动，把脱贫脱单这件好事办在贫困户的心坎上。

好事就要办好。县妇联向全县发布了“红娘帮帮团”招募令，招募红娘107名，分头行动，深入农户，摸排贫困户中单身男女的基本情况。他们见缝插针，磨嘴跑腿，摸清底子。通过组织相亲会、联谊会，一对一介绍等灵活多样的方式，手牵两头线。

力没少出，汗没少流，工作却进展缓慢。杨英锋面授机宜：这些贫困户单身的原因大约几种，单身男一是人实在，走不出去；二是原来家里穷，现在富了却错过适婚年龄；三是来自彩礼的压力；四是居住偏僻，信息闭塞；五是丧偶后受传统思想束缚，心有想法却难以迈过这个坎。我们不能急躁，要找准症结，有的放矢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县妇联等部门对庞大的数字进行梳理，筛选出愿望强烈、有希望成婚的单身男女。经过五轮繁重而细致的把关辨识，数字大大压缩，全县贫困户单身男268人，单身女174人。

鲁山县妇联、民政局、文联联合下文，请全县各乡镇、办事处，把单身贫困户男女的台账信息发至全县妇联干部工作交流群，实行资源共享。各乡镇妇联根据电子台账进行信息比对，积极与周边乡镇联络，选择合适对象相匹配。“红娘帮帮团”成员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单身贫困户的择偶意愿，根据台账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单身男女，安排他们见面相亲。来自子女阻力的要分头做工作，来自彩礼压力的由组织出面劝解。

各地报告纷纷送上。

岳坛村55岁的张全平，因前妻患病，医疗费用巨大，成为村里重点扶持贫困户。政府支持5000元资金鼓励他养殖奶牛，目前已养殖雪花牛14头，仅靠出售牛奶年收入达20多万。脱贫致富后的张全平渴望建立新的家庭。

岳坛村55岁的陈留记，30岁那年成为单身，因子女年幼、父母年迈、经济压力大而致贫。村里为他解决8000元项目资金帮扶他，目前他已养殖山羊70多只。经济富余后他期待重组爱巢。

灤河乡52岁的郝二妮，丈夫几年前病故，姑娘出嫁，她带着一个30岁有病的孩子，生活困难，纳入贫困户之后，政府帮忙修繕危房、养猪。她需要一个男士共同经营家庭……

底子清楚了，工作有了思路和方向。

岳坛村妇女主任张淑洁，跑了前村跑后村，利用走亲串友、外出开会等各种时机，牵线搭桥。把邻村52岁的陈爱枝介绍给了本村张全平，两人一见钟情。接着又把邻村48岁的李素环介绍给了本村的陈留记，双方你情我愿，坠入爱河。一个月下来，张淑洁共为本村7个贫困户单身户牵线成功。

灤河乡妇联主席杨慧欣与马楼乡妇联联系，把马楼乡的陈国记介绍给灤河乡的郝二妮，二人喜笑颜开。

灤河乡江寨村35岁的胡常乐，外出打工期间结识一位云南佤族姑娘，她到这里一看，胡常乐房子简陋，有坍塌危险，她有了离开的念头。杨慧欣得知后，连夜去到家做思想工作，前后跑了六七趟，并承诺通过国家危房改造，给胡常乐家修建新房，终使姑娘安心留了下来。后来他们的新房落成了。

截至8月上旬，全县共有80对贫困户男女喜结秦晋，共奔小康。“搭鹊桥、促脱贫、奔小康”活动徐徐拉上帷幕，杨英锋告诉笔者，这只是开始，这项工作还要坚持下去，条件成熟一对解决一对。

